

委員長生活漫記

委員長生漫記

Generalissimo Chiang

By Edgar Snow, etc.

史諾等著

張懷雪譯

建國生活文庫

一



上海建國圖書館藏版

記漫活生長員委

中華民國卅四年十月初版

之證權

出版者

建國圖書館

上海新閘路二八四

經售者

全國各大書局

海上

國際書報社

勵力出版社

地球書報社

博覽書局

光明書局

廣益書局

# 目 次

發端 命運的創造者 ..... 一

## 第一章 精神與體格的特徵

一 嚴謹規整的攝生術 ..... 一五

二 渾身都是英雄氣概 ..... 一六

## 第二章 性格上的重點

一 怎樣昇騰到頂點 ..... 一七

二 革命綱領的實踐 ..... 一八

三 不盲從不炫耀 ..... 二〇

四 詩人的靈魂 ..... 二一

五 嚴肅的儀表隱藏着仁摯的內心 ..... 二三

## 第三章 博學多能的內助

一 結婚以來的長途旅行.....

二四

二 完成了多種多樣的艱巨事業.....

二五

三 獻身於不斷的國民福利工作.....

二六

## 第四章 謙恭・儉樸・英勇・自然

一 不佩勳章的總司令.....

二七

二 禁慾主義者的作風.....

二八

三 體質與精神上的勇氣.....

二九

四 保持人格發揚正策.....

二九

## 第五章 热烈的宗教情緒

一 前線上閱讀聖經.....

三一

二 改信耶教的主因.....

三二

三 動人的復活節講詞.....

三三

## 第六章 神速的思想和行動

# 一 勃蘭特的譽辭.....

## 二 司塔配諾夫的評析.....

三九

## 三 注重實幹不尚空言.....

四〇

# 第七章 精澈的行動哲學

## 一 行動哲學的解釋.....

四一

## 二 排除自我炫耀的思想.....

四一

## 三 分析的頭腦與解決問題的手腕及態度.....

四三

## 四 孔子的格言與分析的力量.....

四五

## 五 性格與學識的多樣性.....

四七

# 第八章 理想力與統一力

## 一 最迫切的期望.....

四八

## 二 個人權力的放棄.....

五〇

## 三 與他人合作的能力.....

五五

## 第九章 軍事領袖的特質

一 精銳軍隊之誕生	五六
二 軍隊的精神教育	五八
三 新式訓練與鐵的紀律	五九
四 從鮑遠將軍到福根霍華將軍	六一
五 軍略家的姿態	六三
後記	六五

# 發端 命運的創造者

史 諾

當一九三六年十二月，張學良在西安劫持蔣介石將軍，震動了整個世界的時候，他毫不謹慎地，把數週前他與蔣介石將軍的一段談話，予以詳細公表。張批評中央政府不應拘捕反日份子，而蔣氏的回答則說，一切由他單獨負責。他說：「我就是政府。」他又說：「我的行動是革命者的行動。」

對於引號中的語句的正確性，很少有人會不表同意。因為在過去十餘年間，蔣氏較任何活着的中國政治領袖，早已握到更多的政治的和軍事的權力。更進一步說，則在目前中國生死存亡的時候，他的最高權威，更加不受人民的疑問。一九三八年三月，國民黨舉蔣氏為總裁，這只是以一名號來承認蔣氏在黨政軍三方面長久執有的最高威權。作為地球上人口最多的這個國家的唯一不爭的領袖看，蔣氏是值得被人嘗試去了解的。

(愛德迦·史諾——*Edgar Snow*)

蔣介石氏於一八八七年出生於中國奉化縣屬溪口小鎮。他的父親是一個酒商兼小地主，曾續娶三妻，生子五人，蔣氏是父親第三妻子的第一個兒子。當蔣氏九歲的時候，老蔣先生即行去世，所以蔣氏完全是在母親的撫愛之下長大起來的。像許多偉大人物一樣，蔣氏將自己種種堅強的品格，歸功於慈母的教訓。他以最深切的敬尊和感激，來述說他的母親。但我們不敢說，他有如希特拉，凱末爾二人所有的這種「母親念頭」。蔣氏說：「那深深置信於我當時所做之事，而又精神物質上多予幫助我的唯一的人，是我的母親。在我的童年中，她深切的愛我，她的愛，超過一般母親對於親子之愛，她是一個極其嚴格的訓育者。」蔣氏自己堅決要求民族道德的訓練——此訓練，於滿人統治中國數百年之後，早已幾於消滅——這一要求，得溯之於他的母親的教訓。

蔣氏的母親，是一個篤實的佛教信徒，是一個祖先崇拜者，但她信仰孔孟的倫理，尤其關於盡孝的教訓，這教訓，她就在她兒子的早年生活中，深深印注。這一個背境，加以蔣氏出生的士紳階級的傳統，多少可以解釋，為什麼蔣氏成為一個軍事的改造者，而不成為一個社會的革命者。這又可以解釋，為什麼蔣氏對於忠的觀念，就是古中國人所有的古典的觀念——它不是對於個人間之繫結，而是上下之間有點封建意義的法規，即兒子對於父親，人民對於統治者，士兵對於將領，將領對於上天的義務，這乃是蔣氏

向他屬下要求的權威關係，這形成了他的個人倫理的基礎。

在蔣氏的幼年生活中，倒也看不出他的未來生活的預兆。他曾經患過重病，他也不見得十分強壯而聰穎。他喜玩中國史上封建戰爭的武戲，而以自己為戰爭的領袖。而且顯然，已於幼時，定下決心，要做一個軍人，他就剪下了辮子。一九〇七年，到保定軍官學校去讀書。同年，即以滿清政府的官費，送往日本學習軍事科學。而這滿清政府，正是他不久決心要去打倒的。

在東京，他入一個特為中國人設立的訓練學校。一九〇九年畢業。隨即入日本第十三野戰隊服役。直至一九一一年，蔣氏得遇逃亡在外的孫中山氏，並即加入孫氏主持的同盟會——國民黨的前驅——在同盟會中，引導蔣氏的是陳其美。陳其美是當時上海地下工作中的第一個重要人物。一九一一年，蔣氏回國，在陳氏的手下工作，從事於推倒滬杭方面滿人駐軍的勢力。不過當袁世凱奪得政權，急圖帝制以後，身後所遺的，是一個各省小軍閥紛紛鬥爭的局面，而中國的第一次革命，乃宣告流產。

此後十年間，中國革命者的命運，直與唐吉訶德一樣。而蔣氏，也碌碌無所表現。此時，他大部分時間，寓居上海。他曾經做過書記，做過交易所經紀人，很受到古董商人張靜江的資助。有時他也寫點政治論文和軍事論文。

此時，蔣氏的個人生活，其他細節，無關宏旨。此時被稱爲蔣氏的放浪時期，頗有一些不甚可靠的傳說流行於社會。同時他很忠實的與孫中山暗中來往。此時國民黨挫敗以後，在政治上趨於消沈。一九二〇年以後，革命的希望，又露曙光。他追隨孫氏，努力奮鬥，在華南組織反軍閥的革命政府。孫氏很看重他，信託他，並付託他更多的責任。蔣氏的才具，開始趨於成熟。

一九二三年，國民黨與蘇聯成立一個諒解，國民黨開始得到新的動力。孫中山乃派蔣氏等數人，赴蘇聯考察。在蘇聯，蔣氏遇見了托洛斯基，但未曾見到在病中的列寧，和史太林。托洛斯基曾告訴他說：「忍耐與活動，是革命黨的兩大要素。」這句話，蔣氏始終銘佩。當時在莫斯科，蔣氏很受一般人的歡迎。一九二四年，廣東由蘇聯之助，成立了革命的黃埔軍官學校。孫中山即委蔣氏爲該校校長及國民革命軍的總司令。

在這時以前，蔣氏決不是國民黨的一個領導人物。曾有一時，中國共產黨完全操縱了這個組織。但蔣氏很有忍耐心地期待着，在期待中，他努力活動。自孫中山死後，他盡力運用他的新地位。在他周圍，吸引了一批年青的有志望的有訓練的將校做核心，他就此建立了未來權力的基礎。所以後來國民革命軍分裂，黃埔出身的少年將校，一部分跟了紅軍，大部分則始終從蔣氏。黃埔軍校的訓練，是採取托洛斯基的方法的。它造成

了中國第一批的新式將校。

從這一點開始，蔣氏的故事，成爲全世界新聞紙第一面的材料。他連合了共產黨，取得了莫斯科方面的幫助，勝利地橫掃了中國全境。一九二八年，他毀滅了張作霖在北京的腐敗政權。又以巧妙的外交手段和弟兄的義氣，取得了少年統帥張學良的服從。關外三省，歸屬於青白旗之下的中華民國，開始似可有一個真的統一，但事實又有變化。國民黨的清黨把左派份子和共產黨清除了出去，這結果，使軍隊失去了若干犧牲精神所從出的革命的分子。南京政府，在古迭達以後成立，放棄了羣衆運動，把政治基礎置於帝國主義的妥協協定之上。這一個轉變，自然引起了中國革命分子的反對。在以後的幾年中，蔣氏政治上遭逢的困難，要比世界上任何政府所遭逢者爲大。每一種足以傷害國家的悲劇，都來打擊中國——水災，饑荒，匪患，地方鬥爭，階級鬥爭，外國侵略，都齊備了。在過去二三十年間，中國總算脫出了封建主義。這過程，歐洲凡經數世紀才完成。過去十年間的種種災難，損失了數千萬人民的生命和數萬萬元的財產。蔣氏領導的政府之至今穩定不動這一事實，就是有力的證示。這其間有一個偉大的力量，在推進中國人民，歷盡艱辛，趨向於緊密的統一。

沒有一種災難的潛在原因，會被移去，但也沒有一種災難，對於中國成爲致命傷。

國民政府，逐漸地成爲有力的中央政府。而國民革命軍，逐漸成爲國家的軍隊。而總司令的領袖力，雖於一九三三年四省失陷時，達於低點。可是到中日戰爭發生時，又回復於最高點了。

蔣氏之所以握權堅定，我們可以逐步分析。但他的人格的神祕，則不容易解釋。作爲一個軍略家看，則中國軍略家，正復不少。據說毛澤東和白崇禧，至少可作蔣氏的對手，而宋子文則是比較更有能力的一個行政執行者。只在一點上，歷史昭示出他的完美的技術，那就是蔣氏對於政治運用的藝術的精到。儘管別人在別方面才具優長，只有蔣氏有此權力，來統治一個統一的中國。

事實是這樣的，在別個國家中，以蔣氏這樣一個性格才具的人，也許只能留於一個平庸的地位。蔣氏之所以成功，是因爲他正是他的時代，他的國家中一個適合的典型的人物。因爲在他身上，正具備一個洪爐，可以融合中國人民，不論新舊，各式各樣，或顯或暗的無數的性格。

從政治方面說，蔣氏成功的祕密，就在於他的政治運用的才能。他是一個優美的樞軸，這樞軸的地位決不會離開事實的中心甚遠。他是一個中心點，是一個強度集中點。在這一點的周圍，中國各種不調和的勢力，覓得了一點穩定，這換句話來譬喻，蔣氏是

散沙集成的金字塔的頂點，他的特別才能是他有能力預知在他下面的偉大力量的移動，而乘時維持他自己的平衡。他從來不作先驅，但他也從來不作後衛。在政治上，他很少作積極的步驟。直到那勵進的域野，已到了眼前，他才動。他並不以意志去促成事件，而是事件的意志去推動他。不過事件一發生，他也不去否拒。只這一個能力，就足以解釋他今日爲中國共產黨所支持，也爲中國的法西斯分子所支持。

所以蔣氏的領袖才能，實反映了中國人民的長點和弱點，在世界上許多握有權力的人們中，很少有蔣氏這樣一個人，具備種種對比和訛論。他的訛論，就是中國人所有的訛論，也就和中國本身一樣，這造就了他的前程，爲人們所訝怪注視。

他是堅強的民族主義者，但不幸在他握權之時，中國正損了不少的土地。他是一個誠心憎惡貪污的人，但他的僚屬戚串，不免有愛財之嫌。他幾次否認他有做獨裁者的野心，但他對於四百兆人民，有直接的個人的力量這一點，則爲世上其他政治家所不及。

蔣氏的最大的民族觀念——他心目中最積極的一件事，他的政治生活，軍事生活的驅力——是他決心要創成一個強有力的，近代的，中央化的，有嚴格訓練的，對一個最高統率者（他自己）負責的軍隊。關於這一點，在今日的中國中，他有了驚人的成功，但他的最後勝利，將在近前的時候，他自己的副手張學良，有所不服，而迫使政府採取

了一個新的行動的進程。

這就是西安事件。這事件，顯示了蔣氏的觀念的基本弱點，同時變更了中國歷史的進程。在近代性，實力，和訓練上，蔣氏的軍隊，已相當到達了他的理想。也許可以成就表面的軍事統一，不過它的弱點就在政治基礎不深廣。蔣氏個人的領導力雖然重要，但並不完全足夠。西安事變，明顯的提示今日中國的軍隊，如真的要強有力，必須與人民之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生活作有機的連結。西安事件發生以後，擴大政治基礎的必要性，乃趨顯著。而目前的鬥爭，乃成爲不可避免了。

蔣氏深愛他的祖先，是中國經典的勤讀者，是一個慷慨悲歌的愛國者。他深悉人民的心理。他批評他們，並不是因爲他們較西方人爲落後，而是因爲他們辱沒了祖先所授的遺業。他對人民提出的通理人物，不是拿破侖，亦非漢尼巴，乃是歷史上漢族的模範的軍人，曾國藩，左宗棠，戚繼光等。這些人物的傳記，都是他幼時熟讀的。從這些人的傳記中，蔣氏獲得了基本的軍略要義，可是他一方面，還是雇用了一大批德國軍事專家，（非納粹黨人）他還是尋求種種可能的別國人的幫助，而時時接受他們的獻議。

蔣氏雖然要教孝而崇拜祖先，可是他是一個耶教《聖經》的研究者。他的美以美會教派的教義，已在他的個人行動中成了一個活動的因素。他曾公開宣說，在某一次生

命危險的境況，他禱告上帝，而立刻覺得力量倍增。他的宗教，並不妨害他在政治中的實際主義。而且他有外邊人所不大知道的一種情感方面的性格。這情感性格，使得他冒了地位生命的危險，去脫救一個於他有生死之恩的老同志。有陳賡者，作者曾在西北遇見，現為紅軍將領。這人在廣東時，為蔣氏的近身助手。他曾經救過蔣氏的生命。他後來加入了紅軍，一九三三年，為蔣氏所捕，蔣氏要他改變主義，且願交他領一師之衆，可是陳賡寧願為了一主義而死，不肯接受，蔣氏只得把他監禁起來，期其改悔。後來知道其人志不可奪，乃很義俠的放他脫逃，讓他去重行加入紅軍了。

不像孫中山一樣，蔣氏是從來不知道有極端窮困這件事的。他的言論行動，都表示出，他認定性格與成功是同義的。作者以為這一個見解，與過去時蔣氏的弱點之一，無關係，這就是他低估了中國農人羣衆潛在的偉力。他繼續地向中國組織的勞動者之政治的經濟的權益鬥爭。他解散了許多工會，監禁了許多工會的領袖。

蔣氏之作事，必用於力量。他很有效率地運用他無限的能力。他的品德，是勇敢，決斷，堅決，志望，和負責。凡與他相接觸的人，都覺得他有堅強之感。他的情緒，慎為壓抑。一旦發作，極有力量。如他的悲念朱培德，慕戀慈母，熱淚哀情，都是人所知道的。

自西安事件以後，無人不承認蔣氏的勇敢。他有許多驚人的勇敢故事。他常常親身到前線躬冒砲火。最近中日戰爭，他屢次到前線觀察。他離開南京時，與宋美齡女士共乘一機飛行。日人的驅逐機在後追趕，幸美國的飛機馬力高速，終於把日本飛機遠拋在後邊，二人乃得安全。有一次，蔣氏視察贛海線時，所乘飛機，中途曾遇日機突擊，蔣氏幸亦而免難。

蔣氏體力，不同於中國以前的領袖們，是很堅實的。他曾一身兼任了黨政軍數職，即使他的正式職銜，僅限於軍事時，他實際上是各部中的不管部大員，而親抱各部的部務。其情形與史太林相同。

他曾經說：「我是一個行動家，而不是一個空論家，」他屢次證實這一句話。當他向一個較弱的敵人進攻時，他的行動是敏捷，堅定，而有力。如一九三三年，閩省人民政府事變，他用敏捷有力的行動，先出而阻遏十九路軍動員。反過來說，如果他自己的地位不穩妥時，他不借用種種方法，避免事變。即使他有所行動，他亦必間接謹慎以行之，預留退却調和的地步。所以我們可以確說，在最近的中日血戰以前，蔣氏是用盡可能步驟，以與日本調和的。

有人以為，除蔣氏以外，中國軍人中，很少有人會如此堅強不屈地與紅軍作戰的。